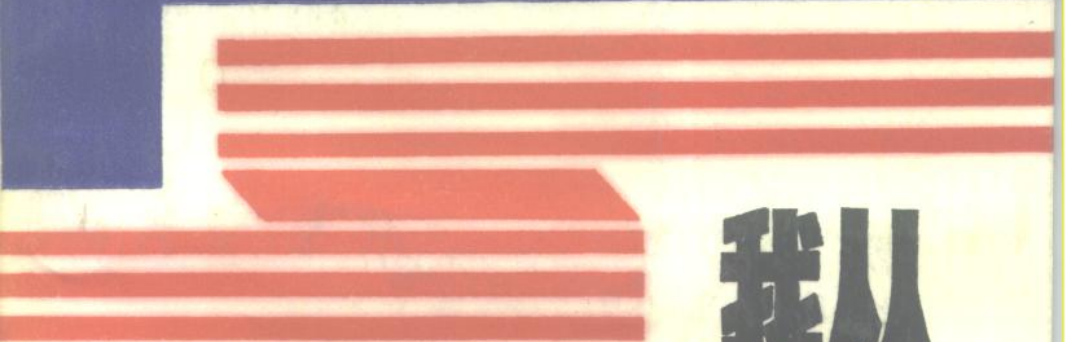


朝鲜战争已经结束 35 年

在那辉煌胜利的光芒中 包

含着数万中国战俘的拼死搏

斗……



我从 美军集中营归来

张 泽 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从 美军集中营归来

张泽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丽卿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

张泽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1988年7月第一版·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875 插页：2 字数：148千字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34—0044—7/K·0037

定价：1.80元

1950年6月17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左)到南朝鲜筹划北进阴谋。几天后(6月25日)，美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



我方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这是美军战俘在鸭绿江边垂钓。

美方残酷迫害中朝战俘。美军监狱管理当局怂恿战俘中的叛徒和台湾国民党特务强行在要求回国的战俘身上刺字，企图阻止他们回国。



我方被俘人员被强行刺字后，忍痛削去被刺的反动标语，留下了瘢痕。



七名志愿军战俘在归来时只剩下两条腿、四只手，其余的都被美军医院借着一点小伤痛给切去了。



腹部受伤的赵士云，被美军医院做试验性「治疗」，开了几十刀，致使肠子丧失了全部消化功能。





新华社记者采访归来的高化龙（中）、金普（左二）。

不屈的战士们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这是他们到达朝鲜开城我方接收所的情景。





遣返回来的英雄们。右一为杜德事件中担任朝中战俘代表团副团长的孙振冠。

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总负责人——朝鲜人民军战俘朴相显(中)同志归来。



作者张泽石1954年回国时摄。

目 录

第一章	为了祖国赴朝鲜作战.....	(1)
第二章	初战告捷的欢乐.....	(2)
第三章	不幸落入敌手.....	(4)
	北汉江陷入重围	
	突围	
	被俘	
第四章	选择哪条道路.....	(9)
	试探	
	考验	
	决断	
第五章	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15)
	对付敌人审讯	
	当上“翻译官”	
	骨气	
	皮特上士的内心世界	
	和克劳斯中尉交谈	
	找到团党委领导	
第六章	集聚爱国力量.....	(22)
	到釜山战俘集中营	
	朝鲜姑娘的歌声	
	搜身比赛	
	寻找	
	朝鲜战友崔成哲	
	争权	

掩护政委

女难友

准备转移阵地——到巨济岛战俘营去

第七章 在巨济岛掀起大规模斗争……………(37)

孤岛印象

86集中营

接上关系

掌握联队部

鸿门宴

夺旗之战

第八章 “刑事罪犯”……………(52)

成了“刑事罪犯”

成立地下党支部

争取成立“回国战俘大队”

誓死不进72集中营

第九章 “71”——巨济岛上的小延安……………(62)

苦难中会师

统一领导

巨济岛上的第一次追悼会

争取大囚牢里的小自由

揭露敌人 鼓舞难友

绝食换回14位战友

丁先文拼死来到“71”

菲利浦

第十章 反对血腥“甄别”……………(78)

审查中国战俘“自杀”案

70联队难友夺权

反对血腥“甄别”

升起巨济岛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十一章	602战俘营——回国支队……………(94)
	孤岛上的群英会
	悼念血腥“甄别”中被惨害的烈士
	昭昭忠骨埋何处
	成立“共产主义团结会”
第十二章	震惊世界的活捉杜德将军事件……………(107)
	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发出指令
	英雄的76集中营
	智擒敌酋
	将军——阶下囚
	战俘——座上宾
	朝中战俘代表大会
	杜德认罪
	释放杜德
	残酷的报复——血洗“76”
第十三章	在朝鲜蹲美国监狱……………(128)
	在巨济岛美军最高监狱——从战俘升格为“战犯”
	凶狠的下马威
	残暴的逼迫悔过
	看守长与囚犯
	狱中绝食纪念“七·一”
	图囿中的反思
	再次和菲利浦打交道
	和老孙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第十四章	“战犯”战俘集中营……………(153)
	有组织的孤雁
	“宏伟”的学习计划

	坏消息	
	济州岛传来噩耗 漫漫长夜	
	老孙	
	又一个没有春天的新年	
	苦闷	
	斯大林逝世	
	开始交换伤病战俘	
	和谈终于签字了	
	痛苦的等待	
	结束“战犯”生活	
	和战友们重逢	
	最后一次斗争	
第十五章	回到祖国怀抱.....	(173)
	在汶川会见祖国红十字会代表	
	板门店在望	
	祖国，我们回来了！	
第十六章	尾声.....	(177)
后 记		(180)

第一章 为了祖国赴朝鲜作战

我所在的部队是1951年3月21日入朝鲜作战的。出发前，上级把我从团宣传队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教干事，负责编印《战斗快报》。我背上油印机就随部队开拔了。

那时我才21岁，满身初生之犊的劲头，对于战争还带着相当浪漫的观点。虽然我参军后也经历过解放成都战役和川西剿匪战斗，但那只是风卷落叶似的扫尾作战。而且作为一个文艺兵，我从不曾直接投入战斗。因此，我对战争的那点认识，远不足以使我懂得战争的残酷性。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从安东(即现在丹东市)跨过鸭绿江大桥时的情景：我们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铁桥，大家不时回头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快过完桥时，我组织宣传队员们一起激动地高呼：“再见了，祖国的亲人们！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第一脚踏上朝鲜那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时，我转过身来看着被夕阳映照得金光闪闪的鸭绿江水，心想：“你放心地流向大海吧，我们决不允许敌人的铁蹄越过你去践踏祖国神圣的土地！”

根据上级命令，我们必须抢时间在15天内赶到三八线，也就是平均每天要走100里地。现在回想起这1500里强行军，真难以想象是怎么挺过来的。朝鲜战争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何等严峻啊！

那时我军还未掌握制空权，只能夜里行军。北朝鲜多山，我们摸着黑上山下山。偶尔过一段开阔地，也总有敌人的照明弹挂在天上，总有敌机轰炸扫射。每当走上顺着山沟的较平坦的公路，两边山梁上就有敌人用汽油弹点燃的两条火龙来代替照明弹，以便它的“油挑子”喷气式飞机向我们轮番狂轰滥炸，既造成我军伤亡又干扰我们的行进。我们不得不时而疏散卧倒，时而跑步急行。等到能正常行军时，背负的那几十斤重量已使得双肩

愈来愈感到撕裂般疼痛；等到双肩压得麻木之后，眼皮就会愈来愈沉，听到一声：“原地休息！”往路边一躺就入了梦乡。好不容易走到宿营地，有村子也不能进屋休息，更何况那时已经很难找到几间未被炸毁的房舍，我们只得先挖好避弹坑才打开背包躺下。要是遇到下雨，夜行军就更加困难，一晚上不知要摔多少跤！

有一次到了驻地怎么也找不到一席避雨之地，挖的掩体里马上就灌满了水，只好把自己绑在树干上在雨里站着睡觉。刚迷糊过去，突然近处的一个蝴蝶弹（敌机扔下的一种定时炸弹）轰响了，把头顶上胳膊粗的树枝都给削断了。我从未经受过这么可怕的危险和艰苦。这一切使我不再把入朝作战单纯地当成件光荣的事，也无心去欣赏异国风光了，我甚至曾怀疑过自己能否坚持走到三八线去。只是在一路上不断看到被美军炮火夷为平地的城市和村镇，不断听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朝鲜妇女儿童 的悲啼之后，我内心升起愈来愈强烈的对敌人的愤怒和对祖国的责任感，才逐步克服了自己的软弱。后来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只要炸不死、累不垮，我爬也要爬到三八线去投入战斗，消灭鬼子！”

第二章 初战告捷的欢乐

1951年4月4日，我们终于按期到达三八线南边的前沿阵地。尽管我们团驮炮的骡子已所剩无几，运弹药、粮食的汽车也几乎全被炸毁，但人员伤亡并不大。经过短期休整，战士们又生龙活虎地恢复了元气！

我们团驻扎在金华、铁原三角突出地带的 一个山沟里。大概由于上次战役我军推进得很快，敌人还来不及破坏就被赶走的缘故，山沟里的村子竟大部完好。为了对付敌机轰炸，我们把高射机枪架在两边山头上，战士们的步枪也是实弹以待。每当空袭警报

的枪声打响，十几架高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就同时瞄准敌机，一声令下同时射击。有一天，一架耀武扬威的“油挑子”终于被我们击中起火坠毁在山后，我们抱在一起又笑又跳地高兴得大喊：

“看你龟儿子还神气不神气！”

有一次，我跑到山顶上央求机炮连指导员让我亲手用机枪打鬼子飞机。面对着俯冲下来的敌机，我从瞄准镜里越来越清楚看见了那个戴着头盔的鬼子的面孔，那付狂妄残忍、不可一世的样子使我愤怒地扣动扳机向他射出一串串复仇的子弹。虽然我没能打中它，我的机枪的巨响和硝烟却压倒了敌机向我扫射时的轰鸣，并冲去了我内心对敌机的恐惧。

回到村里，我愉快地哼着歌子用老乡的石磨磨炒面，为即将来到的战斗准备干粮。正好团政委赵佐端同志到我们机关连来视察大家的战前准备情况，他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屋里来，又高兴地尝了我磨的炒面。第二天，政委在机关连的战斗动员会上表扬我说：“别看张泽石同志是个大学生，过惯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现在钻山沟、吃炒面还蛮高兴！看来战争真能锻炼人哩！”多少年了，我总忘不了团党委书记对我这个知识分子党员的鼓励。

1951年4月中旬，我们团投入了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为了采访英雄事迹，我随主力营参加了那次消灭美军一个坦克连的战斗。我进一步体验了敌人高度机械化装备的技术力量，他们那坦克炮和榴弹炮的声音大得吓人，火力很猛，把我们占据的山头炸得山石横飞，临时挖的掩体几乎全部炸平，幸好我们隐蔽在山梁背后没有太大伤亡。但我也亲眼看到我们的战士那顽强的战斗作风。他们勇敢机智地用无后坐力炮抵近射击，又沿着小河沟冲向坦克，用集束手榴弹和爆破筒把一辆辆坦克打得冒着烟团团转着，最后瘫倒在河滩上。那时，我真想跑上去拥抱他们！战斗结束后，我在《战斗快报》上写了一首快板来歌颂战士们的英勇顽强。

我军在第一阶段打得很好，我看见从前线押送下来的敌方俘

虏中，不只有美国 and 南朝鲜官兵，还有从英国、土耳其等国来的不同肤色、不同军装，佩戴不同标志的士兵。这使我体会到朝鲜战争确实是场国际战争，是当时两个阵营、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一场大较量！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捍卫的不只是祖国的安全，还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军首战告捷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

第三章 不幸落入敌手

北汉江陷入重围

1951年5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

我们再次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和轻武器，再次踱过北汉江，沿着铁路向南插。正面的敌人竟不战而撤，然而从两侧升起的探照灯光柱却像尖房顶棚的支柱般交叉排列在我们头顶上空，指示着它的炮群向我军射击。

三天后我们已靠近春川，前方传来友邻部队围住了南朝鲜军队一个团正在围歼的好消息。我们停下来担任掩护，美军却并未前来解围，我们和敌人只有一些零星战斗。

到了第六天我们忽然奉命迅速后撤，但在到达北汉江畔的芝岩里时又停下来去抢占鸡冠山等山头掩护友邻部队撤过江去。原来我们军承担了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我们师则为全军断后。

翌日，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北面尤甚。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已被敌人包围了，但这时内心并无丝毫惊慌。我深信我军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能突围出去。

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密集的排炮把我军占据的山头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炸光，战壕已无法修复，眼看美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爬上来了，战士们忍着伤痛、饥饿、疲劳从岩石后面用冲锋

枪、步枪、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敌人不再硬攻而采用飞机、大炮向我军据守的高地倾泻钢铁和凝固汽油！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盼望的援军并未出现。我们伤亡很大，弹药所剩无几，而粮食三天前就已吃光！我们终于丢失了周围的制高点，被敌人的炮火压缩在芝岩里南面的几条山沟里。天下起了大雨，部队在山林中躲避炮击的混乱中已失去了按建制的联系。我找不到自己的上级，身边只剩下从四川带出来的十来个宣传队员。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岩下面，大家都已全身湿透，周身泥泞，在冻饿之中瑟瑟发抖。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突围方向！

突 围

头顶上又亮起了照明弹的惨白的镁光，接着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透过雨幕我看见了在我们这条山沟里还有数不清的战士正低着头、沉默地互相挤着一起坐在泥水里。

炮轰停止了，整个战场沉寂下来。忽然，空中响起了惊人的广播声：

“中共×××师的士兵们，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投降吧！联合国军优待俘虏。”

这是敌人在飞机上对我们喊话啦！这使我们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从来都是我们向敌人喊话要敌人投降，今天是怎么搞的啊！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要力争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否则真的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前面沟口上传来一片喊叫声，我听清楚了有人在动员：

“要突围的跟我走，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是汉江，生死在此一举，冲啊！”

· 随即在沟口爆发了激烈的枪声。

“好，咱们就跟着他们往外冲！”我一边对身边的小鬼们说，一边解开干粮袋，把珍存的最后一小碗炒面全部抖落出来分给了大家。水壶早已空了，我们只好舔着树叶上的雨水把炒面咽了下去。一个小鬼提出：“咱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了，怎么杀出去呀！”

我正为难，旁边一位腿上缠满绷带的伤员支起身来说：“我这里还有一个手榴弹，拿去吧，我反正不行了，你们还走得动就快往外冲吧！”

我接过手榴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只感到喉头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去，用手指了指沟口示意我们快走。

我领着同伴们迅速插到沟口边上，只见前面是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在照明弹的光照下，遍地是突围中倒下的烈士和伤员。敌人的曳光弹从两侧山头上交叉着倾泻下来。

我观察了一下地形，便攥紧手榴弹领着同伴们沿着山脚下树丛的阴影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我四周溅起泥水，只听见后面“啊”地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一个伙伴已经倒在地上。

我大喊一声：“卧倒！”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我们只得泡在水中隐蔽起来等待时机。

后面又有不少战友往外冲，大都倒在了半道上，不少人也滚到水沟里。

看来只有等到照明弹熄灭才好再突围。但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地射向空中，时间在一点点地捱过去。

雨停了，东方出现了朦胧的曙光。不久，沟外公路上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紧接着，在滚动着浓雾的沟口出现了黑色的坦克炮筒。坏了！坦克进沟了！

“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我把唯一想到的主意告诉了伙伴们便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